<<灵与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<<灵与肉>>

13位ISBN编号:9787530212462

10位ISBN编号:753021246X

出版时间:2012-8-1

出版时间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:张贤亮

页数:384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灵与肉>>

内容概要

《灵与肉》是张贤亮文集中的一部中短篇合集,内含3个中篇3个短篇。

中篇小说《土牢情话》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,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一个年轻的"摘帽右派"在文革中 蹲土牢时遭遇的一段感情经历。

姑娘姓乔,丰腴、妩媚而又端庄,是看押我的班长。

因为爱我,不顾危险夜里送饼子给我,夏天利用职权把我安排在靠窗凉快的位置,冒死往外递条子,得知我将被迫害,大胆提出私奔。

可我,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,对信念虔诚的悔悟,全部向当局坦白,导致善良的乔姑娘被领导糟蹋。

短篇小说《普贤寺》文字洗练,情节简单,感情真挚,黄昏之恋犹如丁香花淡淡飘香。 主人公罗是印尼爱国华侨的儿子,从小回国读书,因为历史的原因,虽未被整,但直至退休仍单身一 人。

也正因为无事无牵挂,被朋友引导学佛,在普贤寺请愿的活动中,与梅老太相识、结缘。

短篇小说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是通过一个孤独老汉与狗的情谊,讲述邢老汉和一女子短暂、凄 美而酸楚的生活。

七十年代初,我国某些省份闹饥荒,这个女人为了让家里的两个娃和公婆多吃上一口,背井离乡来邢 老汉村子讨饭,好心的老汉收留她,照顾她,拿他当老婆待,想长久和她过日子。

可秋收后女人拿着少于自己劳动成果的那份粮食和50元钱,离开了。

一只流浪的狗恰在此时出现在老汉身边,填补了老汉情感的空虚。

但饥饿的年代, 狗是不能活的。

唯一的伙伴被打死后,老人也很快离世。

三年半后一封从陕北寄给老汉的信,让人冷透的心略暖了些。

短篇小说《灵与肉》是张贤亮的代表作之一。

其中的人物许灵均、秀芝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。

许灵均,从一个地主小姐和一个留洋学生不自由婚姻的产物,到娘死爹弃睡马槽的苦孩,再到新中国 的教员,之后赶上历史的热潮成了"老右"下放到农场放马,一系列角色的转换注定了生活的多磨难

善良热心的放牧员帮他"拣"了个四川媳妇秀芝,成了家,生了娃。

右派摘帽后,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,因此他拒绝了父亲为他们全家办出国的诱惑,决然地 选择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

中篇小说《浪漫的黑炮》讲述的是由于一封"丢失黑炮301找赵"电报给工程师赵信书招惹来了一系列的荒诞的事情。

这个故事属于八十年代流行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文艺作品"干预现实"、"解剖社会"的代表。

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,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那些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,并借用赵信书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,围绕他的遭遇,反映在历史变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,引发人们的思考。

张贤亮笔下鲜有硬汉形象,中篇小说《河的子孙》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魏天贵。 他是黄河岸边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,是个鬼点子多的农民干部。

他在几个大领导最危难时伸出援手;在全国闹饥荒的年代,大胆地领着农民侍弄黑田,全大队无一人饿死;在"上面"非要抓几个阶级敌人进大狱时,他让自己的好兄弟光棍郝三顶上;他亲手放了整他的造反派头头一命;面对爱他的女人,他痛苦而又理智地作出选择。



<<灵与肉>>

作者简介

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,祖籍江苏盱眙。

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。

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,先当农民后任教员。

1957年在"反右运动"中因发表诗歌《大风歌》被划为"右派分子",在农场"劳动改造" 长达22年。

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电影剧本,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。

1992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,担任董事长。

其代表作有:《灵与肉》、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我的菩提树》、《习惯死亡》、 《青春期》、《一亿六》等。

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,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,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。 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。

<<灵与肉>>

书籍目录

土牢情话 普贤寺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灵与肉 浪漫的黑炮 河的子孙

<<灵与肉>>

章节摘录

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。

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,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。

窗外,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,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。

而在那儿,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,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,开阔而充实。

他到了这里,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,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,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,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。

可是,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,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、略带甜味的咖啡 香气,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,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。

"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!

"父亲把手一挥。

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,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,现在,他穿着一套花呢 西服,跷着腿坐在沙发上。

"我一到大陆,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,叫'向前看'。

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!

" 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。

他想,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,但又怎能忘记呢· 整整三十年前,也是这样一个秋天,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,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。

阵雨过后,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,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。

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;大门也是铁的,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。

他揿了很长时间门铃,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。

他认得这个门房,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。

门房领着他,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,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。

那时,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,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,肘臂倚在壁炉上,低着头抽烟斗

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,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。

"这就是那个孩子·"他听见她问父亲,"倒是挺像你的。

来,过来!

" 他没有过去,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。

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。

&ldguo;有什么事·嗯·&rdguo;父亲抬起头来。

"妈病了,她请您回去。

" "她总是有病,总是……"父亲愤然离开壁炉,在地毯上来回走着。 地毯是绿色的,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。

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,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。

"你跟你妈说,我等一下就回去。

"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。

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,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。

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: &ldquo:她要您现在就回去。

" "我知道,我知道……"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,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。

"你先回去,坐我的汽车回去。

要是你妈病得厉害,叫她先去医院。

"父亲送他到前厅,突然,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,嗫嚅地说,"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,你就懂得,懂得……你妈妈,很难和她相处。

她是那样,那样……"他仰起脸,看见父亲蹙皱着眉,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,表现

<<灵与肉>>

出一种软弱的、痛苦的神情,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。

然而,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,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,他的泪水却一下子 涌出来了。

一股屈辱、自怜、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。

谁也不可怜!

只有自己才可怜!

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,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;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 的教诲,父亲一回家,脸就是阴沉的、懊丧的、厌倦的,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争吵。

父亲说他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,就能懂得……实际上,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: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,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。

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,都不需要他!

他,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。

后来,父亲果然没有回家。

不久,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,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。

而正在这时,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…… 现在,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,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,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,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。

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,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,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。

刚刚,在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,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:洛杉矶的、东京的、曼谷的、香港的,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747的椭圆形标签。

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。

而他呢,只不过是在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,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 这里的。

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。

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"洋气"的,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,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。

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,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。

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、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,想起临走那天晚上,秀芝还叫他多带些 茶叶蛋给父亲吃,不禁苦笑了一下。

前天,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。

自他们结婚,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,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。

"爸爸,北京在啥子地方·" "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。

" "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·" "有好多好多县城大。

" "有马兰花·" "没有。

" "有沙枣子吗·" "没有。

" "唉——"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,用手托着下颏,显得非常非常失望,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。

&ldquo:傻丫头,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!

"赶车的老赵逗她, "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啰!

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。

是不是,许老师·" 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,向他微微一笑。

她没有说话,但仅仅这一笑,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。

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,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。

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,牲口在上面颠踬地踏着碎步。

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,路南边,在雾霭朦朦的远方,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。

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,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。

<<灵与肉>>

是的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,要离开它们了,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。 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,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。

他下车折了一枝,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。

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,一九六〇年饥荒的年代,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。

很多年没有吃了,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,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!

"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!

"秀芝把核吐到车外,笑着说。

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。

其实并不需要想象,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,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。

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,线条纤细的、挺直的鼻梁,轮廓丰满的嘴唇,甚至举手投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。

父亲并不显老,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,但那一定是在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,一 点也不憔悴。

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,那样注意仪表,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,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,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。

茶几上,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,散乱地放着三B牌烟斗、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、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 石的领针。

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?

……

!

<<灵与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世界如果没有女人便不成其为世界,如果我在摇篮中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女人,我一定在摇篮中自 我窒息而死。

——张贤亮

<<灵与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